

我為孫文學說而戰（上）

（本文插圖刊第十頁）

——留俄及歸國後的回憶

●任卓宣遺著·尉素秋校訂

使館鬧事被逐離法

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我原是留法勤工儉學的，並無到莫斯科之想。只因在巴黎參加一個響應國內五卅運動的示威被捕被禁數月，又被驅逐出境，到了柏林。國共兩黨同志俱歡迎，並把我安置在一個工人家住。當時身上一文錢也沒有，要回國是不可能的。聞莫斯科孫逸仙大學開辦，而由柏林到莫斯科，花錢甚少，遂決定前往入該大學讀書。在柏林一個月，結識高傳珠、李毓九、熊保頤等人。由柏林到莫斯科，乘火車只經波蘭一國便到了。途中有人問及我，僅以在巴黎示威數字對，人便知道了。因為這個示威很特別，公開舉行被禁後，乃在中國駐法公使館內舉行，構成旅法華人佔領公使館的行為，也可說是在公使館內暴動。法報大登其消息數日，因而傳遍歐洲各國。及我到莫斯科，孫逸仙大學還未開學，國內來此入學的人亦尚未到。我於是暫住東大。

東大是東方大學，所以招收東方各國青年入學的。中國青年在此讀書的人有幾十個，像卜道明、蔣光慈、王一非等都是。最初是由國內去的

，以後由法國去的也不少。這些人都加入了中國共產黨。到莫斯科，依共產國際規定，即應成為俄共的黨員，不能再有自己的組織。因為共產黨是國際主義之故。但在校學生，無政治行動，則可有自己的組織，以研究自己國內的問題，藉收互相訓練之功，以補教育之不足。所以東大有一個中共的支部，卜道明在那時叫卜士奇，曾為支部的負責人。

東大棲身孫大學習

我到東大雖是暫住，亦自然成了東大中共支部的成員。原來我在法國即是中共駐法通信員，亦即中共的成員了。東大支部在互相訓練上極為嚴格。其法是列寧所說黨的自我批評。東大支部無政治行動，而注意黨員的思想教育、政治認識。學生都是知識份子，屬於小資產階級，共產黨是無產階級政黨，必須要他們放棄小資產階級意識和資產階級色彩而無產階級化。這就是說，在思想、言論、行為、態度上都要從原樣改變過來，否則要受批評，嚴厲的批評，至改變而後止。我在東大還好，很容易過關，未受到甚麼批評。

這是因為我原是貧農家的子弟，生活清苦，並無富家習氣。到法作工，目的在儲蓄入學，生活比工人還清苦。及後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，負責傳、訓練之責。在思想、政治、言論、行為、態度上均無小資產階級的習氣。及孫逸仙大學開學，我離開東大時，東大支部要我負孫大中共及中青黨團員學生的責任。這意思是說在孫大學生中的中共及中青正式組織未成立時，由我擔任臨時主持者，有如東大支部的特派員然。此因中共及中青成員離開中國便離開組織，到莫斯科來，東大支部乃中共俄共所承認者，所以有派員在孫大籌備其正式組織的必要。

我到孫大，與國內來的同學一樣，都是學生。但我志不在讀書，是要早點回國工作的，所以我不學俄文，只聽「西方革命史」一類課程。當時孫大課程，有用俄文講的，有用英文講的，有用法文講的，隨教授所擅長的語文來決定。翻譯在學生中間物色。我從法國來，略懂法文。一個教授用法文講「西方革命史」，便由我翻譯。因此接近他，曾於某星期日到他家去訪問，知其生活清苦，與法國、德國工人生活差不多，只是家

中有一點書籍而已。

兼辦雙重黨團工作

俄國生活不及西歐如法、德等國。它們都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。我於戰後去法國，喫白麵包，一切如常。五年後往德國，生活亦如常。到俄國，在莫斯科住，還在喫黑麵包。可見生產發達的國家，經過戰爭，恢復亦快；生產不發達的國家，雖較早退出戰爭，恢復亦慢。這時就實行共產主義，亦無能為力。而共產主義之不及資本主義，亦於此可見。但是我那時還見不及此，還沉沒在理想之中。

因此，我由東大到孫大後，把國內來的中共及中青成員混合編成若干小組，每小組設一負責人，分別開會，討論問題，互相訓練。為甚麼不分黨團，混合編組呢？因為這是臨時性的，而在孫大無政治行動，皆同為學生，受一樣的教育，實無分別黨員團員的必要。我也同各小組講話。其法即由二個以上的小組同時、同地開會。這種講話是訓練性的，以思想或政治為題目，一講話就是二小時。

當時講話，在精神方面，是鼓勵大家多研究，早回國，不一定學俄文，因為國內需人甚急。這個觀念，也是東大支部的看法。後來孫大校長拉德克曉得了，把我和另外幾人叫去談話。他主張學俄文，讀俄書，學習理論。他說話，有風趣，很滑稽。意即不怕沒有革命工作，只怕沒有革命理論。打的譬喻，非常粗俗。弄得在座的女同志，大笑不已。

拉德克很有學問，是共產國際的政論家。恩

格斯發表「空想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」或「社會主義之由空想到科學」，拉德克發表「理論的與行動的社會主義」或「社會主義之由理論到行動」。當時俄國辦孫大，在於紀念孫中山先生，所以選第一流人來當校長。拉氏很忙，日常校務由副校長米夫負責。但他對全校學生有一個分次而又系統的講演，總題為「中國革命運動史」。從一九二六年春季開始，到次年夏季停止，只講了一半。後來我在辛墾書店任總編輯時，曾將已講的一半改為「中國歷史之理論的分析」出版了。

我對拉德克的講演並未聽好多便回國。但印象很深的是胡漢民先生的講演。他大講革命團結，不要鬧誰是國民黨員，誰是共產黨員，把界限分得大明，發生糾紛。他的話，是有所本的。當時孫大學生，確由這兩種黨員組成。中共及中青成員合編為小組之後，對內訓練，對外宣傳。所謂對外宣傳，就是變國民黨員為共產黨員之意。這能不引起某些國民黨員的反感，而受著威脅嗎？胡先生的話是雙關的，一方面向國民黨員說，一面也向共產黨員說，甚為巧妙！

當時孫大的共產黨員（黨團員合計）多，國民黨員少，自然使共產黨員生出盡數吸收國民黨以便開會等等的想法。當時中共有一代表團駐莫斯科，其團長為蔡和森。有一次我去見他，告以那種想法。他反對，而且反對甚力。他說：「那要不得！那要不得！那要引起國共分裂。」他認為孫大原是幫助國民黨而辦，中共及中青成員是以加入國民黨的身分來的，孫大與東大不同，未

可一概而論。

繞道西伯利亞返國

我離開蔡和森返孫大後，即照他的話來做。當時我在孫大所認識的同學中，年長者有王陸一，和我年齡相近者有谷正綱、谷正鼎、皮以書、康澤、蕭贊育等。年幼者有蔣經國、莊東曉等。我除聽課、翻譯外，黨務費時較多。不學俄文，亦不參加經常都有的參觀。就是列寧墓，我亦未去。但我會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會議去旁觀一次。蔡和森是代表中共來參加會議的。因此，我也曾在莫斯科乘電車走過。冬春之間，到處是雪，堆積甚厚。電車上的玻璃窗是雙層，中間留有空隙，否則玻璃上結冰；人須穿皮外套。

回想當初我在離家之時，原配已經逝世。在法國五年，並無機會接近中國女子。在孫大見了許多，我所滿意的有二位，莊東曉似無男友。我想徵詢她的意思。在返國已定時，約她散步校外。過一教室，見其門閉，階上無人，甚靜。因對她談及我回國的事。問她，她說要留校讀書。因此知其無意於我，遂不談下文。稍談一點讀書的事，便一同散步返校。

及離開莫斯科回國，是同東大的袁慶雲和先在東大後入軍校的朱德一路。另有幾人不能記憶了。其路是乘火車過烏拉山由西伯利亞鐵道，經貝加爾湖，沿黑龍江而至海參崴，走了十幾天。數人同住一旅社，候船。袁慶雲要我同大家作一點講演。我曾以「三民主義批判」為題。實則當時並未看過三民主義著作，而是望文生義地隨便



任卓宣民國24年與尉素秋女士在上海結婚時留影。

說說。是時朱德也在座。朱德在莫斯科時離開東大，其妻與人戀愛，他亦無如之何。這是我在東大聽人說的。

在海參崴候船，是要乘俄船之故，為時甚久。及船到，數人一路。船經日本的門司，未上岸，殆因無日本簽證之故。及船到上海，已是暑期之中了。到上海後，我們同行數人便分散了。我曾見到陳獨秀、張國燾、彭述之等人。後來陳獨秀同我談，以為應留我在中央工作，但廣東區非常需人，只好派我去。此區包括兩廣及東南亞一帶，很大。我的工作，是主持宣傳。不久，我便離開上海了。

我在莫斯科之回憶，到此為止。

先在成都創辦旬刊

我留俄歸國以後，首先在成都辦「科學思想」旬刊雜誌。其創刊號出版於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十日。它名為旬刊，實未按時出版。但在內容上，則頗與名稱相符。發刊詞題為「我們的開宗明義章」。其中宣佈了三點：(一)介紹科學方法到思想界作研究的新工具；(二)拿科學方法去測量一切思想；(三)用科學方法啟發青年的思想。這是「科學思想」的宗旨所在。

編者和作者都是我一人。筆名甚多，但發表重要文章的筆名則用青鋒。支持我辦「科學思想」的人，是成都大學校長張瀾字表方老先生。他是我在南充縣立中學讀書時的老師。他講的課程是「修身」。我在第四班，每學期考試，成績列入前五名中。所以他對我有優良的印象。五四運

動的第二年，我由北平赴法勤工儉學。他幫助縣人約十名，我在其中。

因此，我辦「科學思想」時，他概允支持。而在與我之間，有我的四弟任濟民作中介。四弟任職成大教務處。有一次上海中華書局「教育界」雜誌請他寫文章，他告四弟，要我代筆。及稿成，他提出意見要我修改一個地方。我說明後，他默然。後來他告濟民說：「汝兄之文，一字都不可改。」因為我寫文章不說空話，注重事實和理論，且必合邏輯，而形成一個思想上和文字上的系統之故。

「科學思想」是四川省內的雜誌，但東至江西和西至貴州，北自開封和南至廣東都有讀者來信，表示喜讀及訂購等。但此使共黨不快，而且說有一個青鋒派。那時，我已離開成都了。我手裡的「科學思想」，由第一期到第四十三期（十九年三月二十日出版）止。

募款赴滬經營書店

為甚麼離開成都呢？因為我有一個留法同學和兩三個四川同鄉青年在上海來信，要我到那裡去同他們共事文化。上海是中國文化中心，全國的書店都派人到上海批購圖書、雜誌等去代售，那比我在成都僅僅一個雜誌是好多了。及我到上海會著他們，纔知他們要辦一個辛墾書店，辛墾為英文 *Sin Keng* 之譯音，譯意為思想。以譯音為之，含有辛勞墾植之意，亦善。但大家除體力、智力外，無一點股金。

大家以為四川二層將領中有開明而贊助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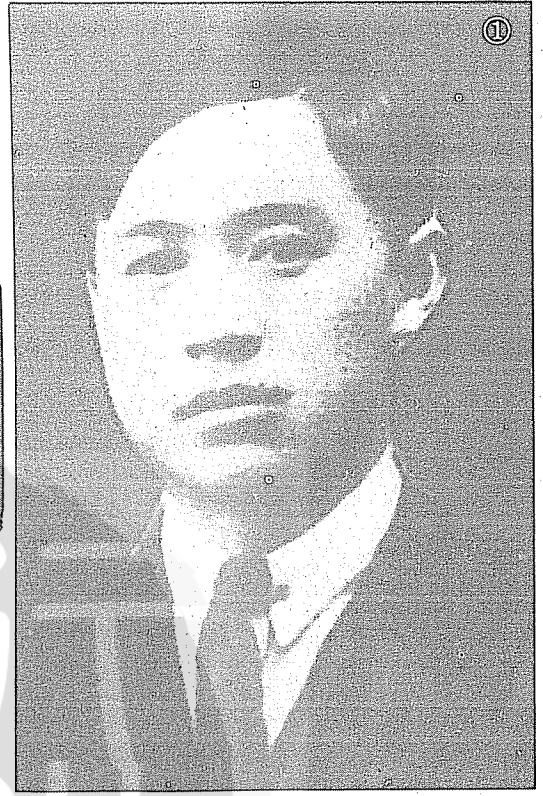
的人，可作募股對象，請其投資於辛墾書店也。

他們要我往會那些人，遂為我縫製相當好點的中裝。第一次回川會旅長陳靜珊，有一點成功。二次回川，會師長張志和及王讚緒以及一吳參謀長，所獲股金仍不多。但書店須出書，何由獲稿？翻譯。我和楊伯愷兄從法文譯，找來的青年從日文譯。楊伯愷任總經理，實譯。舊友張慕韓任經理，負責實際經營之責。我任總編輯，餘人如王集叢弟等任編輯。每人月支十五元，以數元租一亭子間，以數元包伙食。餘款作車費、郵費及信封、信紙之用。我和楊亦然，生活十分節約。

在出書方面，一套是西方的古典哲學著作，一套是科學概論和理論的著作。對於中國現在的思想，一套批判叢書，一套體系叢書，以示破與立。我譯的書以手邊所有為限。即：拉波播爾 (Charles Rappoport) 的「歷史哲學」，弱海時 (Jean Jaurès) 和拉發格 (Paul Lafargue) 的「在歷史觀中之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」，普列哈羅夫 (G. Plekhanov) 的「無政府主義批判」，依次出版於民國十九年八月、十二月、二十一年十一月，三書譯者署名青鋒，表明其與青鋒有關也。辛墾書店除出書外，我主張辦一雜誌。上海各書店皆有雜誌，且有多至五個者，何況辛墾書店注重思想呢？大家贊成，皆為編輯，雜誌上的主編人，名是楊伯愷，實際是我。發行人是張明德，即我推薦來任經理的張慕韓兄。

二十世紀吸引讀者

「二十世紀」第一卷第一期，出版於民國二



- ① 民國十年留法時期的任卓宣教授。
- ② 民國二十七年任中央軍校特訓班教官時的照相。
- ③ 民國三十八年在昆明省訓團講演時的神情。

十年二月一日，名為月刊，亦未按時出版。封面十一個題目，我佔了五個。第一是「寫在創刊號的卷頭」，即發刊詞，署名同人，實為我撰。其中重要意見，摘述於後：

開始一段是：「我們追溯過去，覺得生產之發達，沒有過於二十世紀的；文化之進步，沒有過於二十世紀的；因而科學之昌明，也達到了空前的地步。二十世紀真是一個燦爛的世紀。」次段：「人是創造歷史的，歷史是人創造的。那末我們對於這個燦爛的世紀就不應該有所滿足，而須作一深刻的認識。」隨即強調：「這是不必機械地敘述科學發展的事實的。我們只須喚起人們注意科學之由自然界走進社會界，直到達於意識界即思維領域這一趨勢就夠了。……我們有志推進文化的人，在此不能不為科學而戰。我們應該剷除那些阻止科學由舊階段到新階段的障礙，使崩潰的從早崩潰，到來的從早到來。」二十世紀「也就這樣地誕生了。……總之，「二十世紀」純粹是一個綜合的和批判的科學雜誌、文化雜誌。」

我在「二十世紀」內寫文甚多。第一卷第一期有三篇：葉青之「科學與真理」，如松之「評優生學與環境的論爭」和「論社會科學」，皆是重要論文。同卷二期，葉青之「怎樣做文化運動」和「科學與思想」，如松之「文化派社會學批評」，亦皆重要論文。同卷三期，葉青之「文化中前進一步的問題」和「張東蓀哲學批判」，如松之「科學與玄學」，亦皆重要論文。總之，我寫得多。前述三期之其它重要論文，則涉及經濟

學、政治學、社會進化、藝術與科學、作家與時代、唯物哲學與自然科學等。

從此可知「二十世紀」的內容充實，富有理論性、學術性，在雜誌中具備特性，有吸引力。所以銷路很廣。常常再版。第一期四版，二、三期各三版，直至八期各再版。北平大學多，一地銷千份。當地「世界日報」刊登評論「二十世紀」的文章，成了專欄、專版。其影響之大如此。外傳「二十世紀」為陳獨秀所辦，非也。因此，我的筆名葉青，遂有文名了。投稿到別的雜誌，受到歡迎。上海文化界集會，也通知我了。每月投稿收入達八十銀元。胞妹任且淵、堂弟任啟澤、遠房侄任一黎俱來上海求助，我也有力供應了。

「二十世紀」第二卷第八期出版於二十三年三月。其「編後雜記」中說「上海華通書局發行的「文化界」，寫了一篇介紹「二十世紀」的文章，最後說它是「目前中國出版界在理論的研究上是一個最有價值的雜誌」，濟南「高中校刊」在「介紹「二十世紀」」中說它是「呂洞賓的指頭」。所以「不可輕忽的」，是「應該逐篇、逐篇、逐句細細地研究」。可見「二十世紀」之成功。但不知怎的，這期出後便停止了。

但另有一種文集起而代之，叫做「科學論叢」。共有四集，出版於民國二十三年、四年，各二集。每集內容與「二十世紀」相同。其第一集，卷頭語未署名，其首文為葉青之「論科學——駁郭任遠博士！」以後即：蒲郎克之「實證論與實在的外界」，近藤重夫之「數學論的考察」、

愛因斯坦之相對性理論」，柳紹先之「人類觀的發展」、墨西尼卡夫之「語言的發生」，皆譯文也。所以「科學論叢」的編譯者，為楊伯愷、葉青、劉靜白、沈因明四人，發行人張明德，發行所辛壘書店，「科學論叢」是書。但每集我均有二文，一為葉青，其它則不一定。「科學論叢」是書，也有雜誌性。因每集後部均有「雜論」和「附錄」。前者為短評或短文，後者為「書評」，有時還有「通信」。「科學論叢」出到第四集也停止了。

到二十四年春季，辛壘書店又發行了「研究與批判」第一卷第一期。它標明為「理論的和綜合的文化雜誌」。編輯為葉青、楊伯愷、張凡夫。其名下註明主編。張凡夫即張志和師長，一股東也。他離了軍職，到歐美遊歷。歸來住上海，從事撰述。實際主編為我。封面的卷、期之下是「本刊編輯綱領：一、它所主張的——研究；主張研究理論。理論以哲學為主。合於科學的哲學。闡揚理論科學。二、它所實行的——批判：思想批判、文藝批判、生活批判。三、它所依據的——原則：反對玄學思想，主張科學理論；反對個人主義，主張社會本位；反對頹廢意識，主張奮鬥精神。四、它所完盡的——任務：研究興趣的喚起，哲學思想的普及，科學理論的尊重。五、它所企圖的——運動：理論運動、批判運動。」刊頭之「本刊的旨趣和內容」，便不必說及了。

我在「研究與批判」雜誌中撰述甚多。以第一卷第一期為例：計有葉青之「倍根的方法論」、「大眾語文學問題」、「給青年(一)」。楊成柏

之「研究哲學之重要」和「歷史統計學的根本問題」。如松之「甚麼叫做科學」和「怎樣考察古文與漢字的存廢問題」、「評古直的讀經論」。易逢春之「郁達夫的小說」和「學習中的兩個問題」。此外有魯若參之「中國歷史的動向」和陳之平之「郁達夫的『迷羊』」。此楊成柏、如松、易逢春、魯若參、陳之平皆我的筆名。前二名，用得多；後三名用得少。

孫文信徒哲學論戰

又，「研究與批判」到第二卷第四期，由楊伯凱主編，我完全放棄。連辛墾書店一併放棄，而另作它圖了。為甚麼呢？因為我的思想與中共不同，相爭日烈。中共份子主張辯證法，反對形式邏輯；主張唯物論，反對唯心論，因之大談哲學。我則不以為然，而提出了不同的主張。甚麼呢？

我以為形式邏輯是論理學，不容反對，而以綜合邏輯為言。因形式邏輯為思想靜態規律之研究，辯證法不過思想動態規律之研究而已。思維有動態，亦有靜態。而存則各有所宜，何可偏廢？唯心和唯物則各有偏失。物心綜合，乃符全面事實。哲學發展到黑格爾，盛極而衰。其後之科學，則吸收其任務而興。生物進化論和電子論可為證明。所以哲學的哲學消滅了；是為哲學消滅論。這些就是我的主張，共有三個。

中共份子概表反對。因為他們大談哲學，所以反對哲學消滅論。他們主張唯物論，反對唯心論；主張辯證法，反對形式邏輯。而他們人多、

雜誌多，遂群起圍攻我。艾斯奇是其主將。我雖一人，亦起而應戰。只要我見著了，他們以批評來，我即以反駁往。而我的陣地就是「研究與批評」。其中的楊伯愷，不願意得罪中共，要我把實際的主編權交給他。而我有另些朋友，如鄭學稼也，堅決反共，要另起爐灶，約我合開真理出版社，印行書刊。所以我遂離開辛墾書店了。

但我在該店出書不少，亦須說及。關於撰文告一段落。對於出書，前面已說及翻譯了三書出版事。現在應說編輯之書。共三大冊，即一、「哲學論戰」，實即辯證法和唯物論之贊成及反對雙方面論文之編輯。二、「黑格爾」，凡論「其生平、其哲學及其影響」的論文之編輯。三、「新哲學論戰集」，這是前述三個主張之贊成和反對雙方論文的編輯。因我寫的很多，所以寫成葉青編著，與前二書之寫成葉青編者不同。又前二書出版於民國二十四年，後一書則在二十五年。

著的書呢？「胡適批判」上下二巨冊，先後出版於二十二年十月和二十三年八月。「張東蓀哲學批判」亦二巨冊，俱在二十三年八月出版。「哲學到何處去」、「哲學問題」、「費爾巴哈論綱研究」，三書皆為建設性的研究著作，依次出版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及二十五年三月、八月，俱由辛墾書店印行。而且兩批判書，皆為辛墾書店做思想運動所擬定的批判叢書之負擔也。其它三書，則為我研究哲學的著作，富有建設性。

不止於此。還有三書：一是「論理學問題」，二是「救國哲學」，三是「為發展新哲學而戰」。前二書，同時出版於二十六年三月三十日。

後書則出版於同年六月二十日。此三書皆由真理出版社印行。而此三書之作，各有原因。而皆與我辦「二十世紀」和「研究與批判」有密切關係。中國哲學會秘書賀麟教授由北平來信，要我參加中國哲學會，允之，隨即參加上海哲學分會。不久在南京開會員大會，要宣讀論文，我撰「論理學問題」寄他，請其代為宣讀，故即成書。

「二十世紀」出版後，因為我的文多，且有重要性，所以引起了上海大學教授中心之注意。復旦大學教授孫寒冰、章友三和暨南大學教授劉炳黎俱獲結識為友。但我未任教職。章、孫二人建議復大，設一哲學講座，請我定時前往對學生講演。我以「救國哲學」為題。講畢寫成「中國哲學」一書出版。當時章、孫等十教授之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」，約往開會，參與草擬，我提供智力甚多。看我寫的「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發表經過」一文（「政治評論」八卷十一期）可知，這裡不談。

要談的，是「為發展新哲學而戰」一書。其第一集為「葉青哲學批判」之批判」。所謂「葉青哲學批判」者，乃因近兩年來中共對我發起圍攻運動所引出之投機行為也。但此書因時局變化，只出一集而止。現在要說的，是「論理學問題」、「救國哲學」、「為發展新哲學而戰」三書，俱由真理出版社印行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訂閱「中外雜誌」「時代文摘」

請撥電話五〇六五三一